

第二十四期

荔风诗粹

李进雄 杨海 叶进雄

主编:顾明 吕美均 李伟立 副主编:钟铁 黄德青 叶进雄

秋月遥思

● 杨子松

桂影扶疏紫气盈,庭前翠竹饮风清。心潮澎湃连寰宇,隔岸凉蟾可玉莹?

重阳登高

● 朱锦先

风轻云淡踏山游,金菊丹枫眼底收。佳节登高怀胜景,一襟清兴入吟眸。

国庆抒怀

● 莫品业

神州大地谱新章,今日观珠四海扬。万亩香林凝岁月,千家同庆满庭芳。

秋夜思

● 张彩芬

冷月疏桐秋色美,故人千里梦同和。西风若解相思意,为我捎声过浅河。

秋山行

● 陈小燕

霜染秋山万壑幽,层林叠彩映溪流。闲行不负登临意,醉把风光入镜头。

又见传统婚礼

● 林伦

礼同掌判行乡俗,喜宴亲朋气派豪。花轿白驹门外候,千金头盖一红绸。

中秋夜雨转晴

● 吴永武

洗尽炎光雨乍收,天香散作一天秋。姮娥似解人间意,特遣清辉照画楼。

重阳登高(新韵)

● 邓仕建

登高远眺碧峰连,叠翠青山映眼前。惆怅知音何处觅,悠悠岁月绕心弦。

国庆中秋双节贺

● 郑新国

双节同辉共举樽,祥瑞气满乾坤。金秋月好家园睦,锦绣山河颂党恩。

双节感怀

● 郑太锡

喜逢国庆玉轮圆,结彩张灯不夜天。世界华人同一愿,迢迢千里共婵娟。

乡居

● 廖文周

晨烟袅袅绕琼楼,溪涧潺潺鸟雀啾。绿意盎然山径静,闲来漫步健康留。

海堤观景

● 李世良

黄昏漫步海堤东,夕照溶金暖意融。举目遥观波浪涌,凭栏闲沐晚潮风。

东眺水东湾

● 杨成辉

云漫长天映碧波,彩虹飞架塔巍峨。栈桥静立听潮语,远岫船归岁月歌。

重九感怀

● 麦全林

登高又见雁成行,鬓染霜花岁月长。万语凝屏思挚友,空庭独对菊黄黄。

重阳感怀

● 汪茂优

登高远眺赏秋光,万里江天雁影长。目送征鸿飞故处,捎吾书信到家乡。

重阳感怀

● 薇薇

重阳雁阵啸长空,金菊寒来韵未穷。欲借秋风除醉眼,斜晖赠我满山红。

山居

● 刘家春

溪绕幽篁石径斜,庭前菊绽芳华。秋风轻拂山翁鬓,闲听松涛送晚霞。

荔乡墨韵

● 陆桂才

风过荔乡翰墨香,浮山文客醉情长。挥毫共绘丹青卷,倩影诗心韵里藏。

纪念冼夫人

● 谭亚叶

高凉巾帼立南天,三世忠贞护国缘。谁国夫人传懿德,千秋俚洞颂钗钿。

新荷

● 杨松青

藕方塘蛙鼓鸣,娉婷绿叶幼芽萌。参差错落亭亭立,出水荷花向日倾。

七绝·咏松

● 黄志传

雪锁千山万象藏,危崖独立藐寒霜。虬枝不改四时翠,愈是风欺愈昂扬。

重阳随感

● 陈文汉

每逢重九倍思亲,怅望窗前月半轮。孝善常温桑梓梦,一樽浊酒惹伤神。

假日游鼎湖山

● 叶圣宾

游车登顶平湖出,激激波光落碧峰。飞水潭边消足累,庆云寺里去尘蒙。安宁万众一尊鼎,警醒群山几几钟。护景天然居首例,岂和别处一般同。

秋思

● 朱亚华

西风瑟瑟动江楼,雁字横天惹旧愁。一杵钟声惊客梦,庭梧叶落已深秋。

游北京所感

● 王大辉

今日京城影盛世,新榭古迹竞娉婷。天桥交错如蛛网,车尾灯红亮不停。

游盘王界

● 冯鸿彦

山奇叠翠寻诗韵,紫气祥云觅赋辞。瑶族姑娘敲战鼓,我乘梯缆试歌时。

新月

● 唐思广

碧汉银弓没上弦,纤纤遥挂薄云边。虽然远未一轮满,也有光辉耀九天。

中秋渔庆

● 肖景文

博贺潮平月正圆,渔灯万点映长天。舱盈酒暖人团聚,醉话丰年福满舷。

忆秦娥·寄同台

● 李南

灯如昼,台前幕后相携手。相携手,珠联璧合,意通神授。流年暗换容颜旧,笙歌犹记心魂透。心魂透,一声清越,半生醇厚。

临江仙·当时明月

● 梁梅

长天圆圆月影,雾叶灼灼珠花。人间今日正秋华。银光生绮梦,梦里踏云霞。惜取芳华一霎,深心本自无涯。星幽露白最清嘉。流年唯静好,浓淡一杯茶。

重阳渔乡喜乐

● 陈美

秋高气爽桂飘香,渔友相邀聚海庄。帆逐潮声收蟹满,衔杯敬老乐重阳。

重阳游洱海

● 刘仲国

重阳独坐洱海东,万顷烟波夕照红。白首如新秋山老,笑看云卷天空。

贡园感事

● 李伟立

力士家乡故事传,满园贡果灿云天。虬枝犹记红尘骑,一路香风一路烟。

礼赞毕节进入高铁时代

● 唐宗宝

雨霁山城气象新,云霞舒卷灿无限。冲霄笛韵划时代,从此天涯是比邻。

赞儒商冯柏乔

● 叶进雄

商海纵横德作舟,仁心济世写春秋。诗书博雅家风厚,信义经营典范留。清远常思酬故土,行高每念献才猷。儒魂砺砺金科业,百代襟怀耀九州。

捡夕阳的孩子

● 李静心

人对世界最初的记忆,往往不是某个人,某件事,而是一种感觉。于我而言,那是一种笼罩在金黄色光芒下的庞大而莫名的眷恋与惆怅。

那是我生命最初有意识捕捉到的景象,年纪小到对万物尚且没有清晰的名字,却已被一种壮美深深震撼。

是在一个秋天的傍晚吧?记忆里的空气微凉,天地间弥漫着一种澄澈的宁静。我站在村边空旷的田野上,怔怔地望向西边。那里有一脉连绵的山峦,在幼小的我看来,那是世界的边缘。

太阳,那个白天还高高在上,明亮得无法直视的炽热圆盘,此刻变得无比温柔。它收敛了刺眼的光芒,变成一颗巨大、圆润、流着蜜糖般的蛋黄。它缓缓地,又义无反顾地,向着山脊沉下去。天空是它的画布,被渲染出我从未见过的瑰丽色彩:橘红、玫粉、金紫……一层一层,浩大而寂静。

我的小心脏,被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填满了。那是一种近乎窒息的美丽带来的震撼,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失去的预感。它就要不见了!它就要被那黑色的山吞掉了!

一个念头在那小小的脑袋里无比清晰地诞生:我要去把它捡起来。

是的,“捡起来”。像捡起一颗掉落的花生米,像捡起一枚温热的鸡蛋。我觉得,我只要跑得足够快,就能在山完全吞没它之前,跑到山那边,伸出小手,把这个暖暖的、亮亮的、红红的宝贝接住,或者……从地上捡起,紧紧抱在怀里。

于是,我真的迈开了小腿,朝着西山的方向,跌跌撞撞地奔跑起来。田埂上的野草绊了我的脚,我却顾不上疼。我的眼睛死死盯着那越来越窄的毛茸茸的金边,心里只有一个执念:快一点,再快一点!

可是,山那么远,我的腿那么短。我眼睁睁地看着那最后一缕光芒,像一声温柔的叹息,彻底消失在山脊线之下。天空的颜色迅速褪去,变成了灰蓝色,冷峻而陌生。

我停住了脚步,站在空旷的田野上,一种巨大的、我尚不能名状的失落感包裹了我。那是一种人生最初面对“无可奈何”的挫败,是最初的“求不得”是最初的“逝去”。我没有哭,只是心里空落落的,望着那一片已暗淡的远方,待了很久。那个黄昏,我把一轮夕阳跑丢了。

自那以后,我对落日便有了一种特殊的敏感。尤其是秋天,秋高气爽,夕阳格外分明那份童年心绪便会准时袭来,从未间断。

如今,年岁长大,我早已明白,太阳无需我去捡拾,它明日依旧会升起。但我依然喜欢看夕阳,尤其是在秋天。看它一点点沉落,将云霞点燃,将世界浸入一种怀旧的色调里。

那淡淡的忧伤,不再是最初的挫败和焦虑,而是一种复杂的。属于成年人的心境。那是时光流逝最直观的凝视——一天,就在这沉落宣告结束,永不回头。那是童年那个执着纯真的自己的遥远回望与怀念——我曾那样赤诚地、不余力地、想要留住一抹光辉。那也是一种审美的沉静——在宏大的自然轮转面前,感受到个体的渺小,继而心安。

那个捡夕阳的孩子,最终没有捡回太阳,却捡回了一份伴随一生的、对美的感知、对时光的敬畏,与一丝永恒的、诗意的惆怅。夕阳是捡不完的。但那个在秋日黄昏里,为了一轮落日而奋力奔跑的小小身影,却成了我生命里,一枚永不沉落的温暖印记。

登浮山岭有感(外一首)

● 汪全洲

浮山的云是悬笔 总在最高处 画你的名字 风一吹 就散成 我窗前粉红色的花

松针把月光织满 照亮敲响的黄槐树 每一颗骰子 都品味爱的甘醇

当三生石沉载千年 载着旧年薄雾而来

那站立崖边的思念 便顺着山藤次第花开 那是美的情影 在云海间忽明忽暗 我们仰望的姿势 渐渐凝固成另一座山脉

夜宿浮山岭

夕阳醉了 群峰在温暖的襁褓中起伏 仰卧的山神

引众小山顶礼膜拜 掠空排行的燕子 补白一方寂寥

大地从不欺骗有眼界的话者 燕子从不嘲笑写诗的人 群山从不欺瞒躬耕者 只是,醉了的夕阳 喜欢用色彩欺骗大山 还有,那悄然升起的新月 冷傲地把一切 都不放在眼里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浮山岭 陈正志 摄

小说连载

第六十二章

-1-

树脂总厂干部职工得知爆炸案是人为破坏所致后群情激愤,遇难者家属更是恨不得将阿聪千刀万剐。大家都认为这属于刑事案件,与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性质不同,许多人对受到严厉处分感到难以接受,尤其是早已将龙涛明刻入心底的黄丽丽。

黄丽丽先是咨询了法律专家,接着又找来在省电视台任安全培训中心主任的老同学共同商议,最终决定借助电视舆论凝聚民意,以此影响上级领导,争取撤销对龙涛明的处分。方案确定后,她立即联系老部下、现任市电视台《新闻聚焦》栏目主任的饶业志,以“论树脂总厂爆炸案的处罚”为题材,特别加制一期《新闻聚焦:到底应该处罚谁?》。

在黄丽丽的推动下,这期《新闻聚焦》分上、中、下辑连续三晚在黄金时段播出。节目以“犯罪分子蓄意破坏导致重大伤亡,厂长反被免职已过”为背景,聚焦“是否该处罚龙涛明”这一核心问题。上辑介绍案件详情,采访法律专家,形成“应定性为刑事案件”的共识;中辑走访市民和总厂职工,受访者无不痛斥罪犯暴行,并对龙涛明受处分表示不解,都认为应该撤销处分;下辑主持人从法、理、情三方面引导舆论,明确指出不应处罚龙涛明,呼吁上级倾听民意,依法纠错。

当时电视荧屏正充斥港台娱乐节目,《新闻聚焦》上辑播出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连播三辑后,已在江南市老百姓中引发热议,但忙于招商引资的市领导仍未留意。直到央视法制节目《社会经纬》进行转播,才引起市委高度重视。军人出身的许东书记马上组织政研室和法律室专题研究,一致认定节目诉求合理合法,随即检讨并撤销了对龙涛明的处分决定。

李沁第一时间将消息电话告知黄丽丽。听到这一结果,她顿时泪如泉涌——终于为上心上人龙涛明争得了正义,内心激动难抑。满心的喜悦亟待与人分享,她忽然涌起写诗的冲动,翻开工作记录本在空白处写下两段散文诗:

轻轻的招一招手,带着甜蜜的风儿即来抱我衣袖。我悄悄告诉风儿,托你代我啊拥抱龙涛明的额头。轻轻的招一招手,美好的时光瞬间如我所愿倒流。我默默祈祷时光,要让龙涛明健康快乐长长久久。

真实的龙涛明,这段时间可谓身心俱疲。尽管在爆炸发生时他冒险带队冲入火场切断气源,自己也因此受伤,但面对惨重的伤亡,他仍为未能保护好工友们而深深自责。连日来,他多次向死伤家属诚恳致歉,并承诺给予最大限度的经济赔偿。

龙涛明也清楚上级对他作出的免职记过处分过于严苛。欧光华曾告诉他这是刑事案件,他无需担责,但龙涛明没有半点怨言。此刻,他

正在办公室撰写报告,向市领导汇报树脂总厂复工复产及伤亡职工的善后进展。

办公室主任刘方敲门进来,手捧结婚请柬,恭敬地递到龙涛明面前:“龙厂长,我和刘宏宏周日举行婚礼,请您赏脸光临。”

龙涛明接过喜帖,想起自己曾是他们的牵线人,第一次做“月老”就促成良缘,心里不禁高兴起来:“小刘,首先热烈祝贺你和宏宏喜结连理!婚礼筹备有什么需要我和厂里帮忙的,尽管开口。”刘方自然地为他添了茶水,含笑答道:“谢谢龙厂长!岳主任已帮我们安排婚车,韩小倩也答应做我的伴娘,其他事宜基本安排妥了。”

龙涛明点头,又想起嘉宴安排,转头继续问道:“都请了哪些人?”刘方稍稍收敛笑意,解释道:“我本想婚事新办,参加集体婚礼就行了。可宏宏和他父母坚持要宴请亲友。”龙涛明插话:“婚姻大事,老人的意见还是要尊重。”刘方点头,接着回答:“所以我和宏宏商量,证婚人请老厂长罗为民担任。罗厂长出面帮我们请了梁启春市长、李沁副市长和张松东总经理。我们自己邀请了同事、同学和亲戚朋友了。”

龙涛明起身,向刘方伸出右手:“再次热烈祝贺!我一定到场。”刘方与他握手后,便借故告辞。

望着手中烫金的请柬,龙涛明不由想到了心上人韩小倩。他轻轻拉出中间抽屉,里面是韩小倩几年来送给他的千纸鹤,眼眶忽然一热。这些忙于处理爆炸案的善后工作,已多日未见韩小倩的身影。他想,小倩从前回到家,总能和妈妈说说话,撒撒娇,如今母亲已不在人世。她父亲因工作性质经常不归家,即便在家也很难好好沟通。自己这段时间又疏忽陪伴,她一定倍感孤独。

想到这里,龙涛明下意识地拨通了韩小倩办公室电话。铃声响了很久,却无人接听。不知为何,他心中隐隐泛起一丝不祥的预感。

情况果然如此。上午韩小倩去市房产局办完树脂总厂新生活小区的手续后,见时间才十点多,想起自己答应做刘方婚礼的伴娘,却还没有合适的礼服,便决定去服装市场逛逛。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各行各业焕发生机。江南市已形成多条服装商业街,其中流花路服装市场款式最新、人气最旺。韩小倩独自漫步其间,一家家店仔细浏览。她相信第一眼的缘分,总期待能碰到自己眼前一亮的衣裳。

正走着,忽然听见有人喊她:“小倩小倩,还记得我吗?”转脸望去,便见一个店主模样的人似曾相识。没等韩小倩反应过来,对方又开口:“我是

也经

■ 阿明

你初中同学林国啊!”

“哦,林国你好。”韩小倩终于想起来了——正是这个林国,初中时曾给她写过一封长长的求爱信,满纸“花裙舞舞、长发飘飘、睫毛闪闪,我一万个爱你……”她把信交给父亲后,父亲亲自到学校警告林国不许再骚扰女儿,同时规定韩小倩此后不准穿裙子并只能留短发(那时还没有校服)。

如此偶然地重遇心中“洛神”,林国激动地语无伦次:“小倩啊,自从你考上一中我们分开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你知道食不知味、夜不能寐的痛苦吗?这几年我到东打听你,好多人都说你上大学毕业后回北方老家了。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韩小倩见林国如痴如狂,状似失常,急忙想借口离开。林国反应极快,迅速从货架正中取下一套女装:“小倩你看,这套是我刚从香港进的货,只有你才配得上这独一无二的款式!”韩小倩斜眼瞧了瞧,确实设计别致。正在犹豫间,林国竟抢起话来:“小倩,你进试衣间试试看。”几乎是不由分说地将她拽了进去。

无奈下,韩小倩抱着试试也无纺的心态,准备把外套脱下。谁知,本就不牢固的门突然被林国从外头撞开。他像失去理智的公牛朝她撞过来。惊恐万分的韩小倩一边奋力反抗,一边大声呼救。幸好此时一对热心夫妇闻声进来,及时将她解救出来。

店里渐渐聚拢了些顾客,那对好心夫妇询问韩小倩是否要报警。她向两人深深鞠躬:“非常感谢你们相救!不必报警了。”说完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

走出十几米远,韩小倩回过神来发觉右臂阵阵刺痛。停步挽起衣袖,洁白的小臂上赫然可见四道深深的牙印,中间两个齿痕正不断渗出鲜红的血珠。她赶到医院,外科医生了解情况后,在包扎伤口的同时为她注射了破伤风疫苗以防万一。

无端端遭到羞辱又受了伤,韩小倩无精打采地回了家。刚推开客厅门,就闻到淡淡的线香味,凝神细听,卫生间里传来动静。走进客厅,只见沙发上放着一个熟悉的蓝白相间布袋——那是罗为斌母亲王翠花的。客厅靠北墙供台上,张老师遗像前的香炉里正燃点着三炷香。韩小倩想起王翠花多次说过:“你们父女平时工作忙,给我把锁匙,有空我好来收拾收拾。”

怕惊吓到正在忙碌的王翠花,韩小倩反手关门后特意提高音量喊道:“王阿姨,我回来啦!”

王翠花从卫生间探出汗涔涔的半张脸,手里还拿着拖把:“是小倩呀!阿姨不知道你中午回来(平时小倩都在厂里吃午饭休息)。等我收拾完给你弄点吃的,想吃什么?”